

颜葵荣的作品

颜葵荣 女,潢川县人民政府干部,2000年开始涉足网络文学论坛,常披秋韵、青荷等“马甲”行走于网络,把写作作为一种释放与快乐,喜欢用散文或随笔记录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最早在榕树下、红袖添香、腾讯的灯下文字、大河论坛等文学网站发表文章,很多文章被网站置放首页,并被多家媒体刊登。2006年5月在“河南报业网杯·互联网十年”网缘故事全国有奖征文大赛中荣获三等奖。近年来,她先后在《中国社会报》、《河南日报》、《大河报》、《文化时报》、《女子世界》、《新家庭》、《小小说》、《创新科技》、《大众商务》、《信阳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散文、随笔、报告文学、小小说等100多篇。

插花的乐趣

虽然没有专门学过插花技艺,但我很喜欢插花。

插花就是把花插在瓶、盘、盆等容器里,而不是栽在这些容器中。所插的花材,或枝、或花、或叶,均不带根,只是植物体上的一部分,并且不是随便乱插的,而是根据一定的构思来选择材,遵循一定的创作法则,插成一个优美的形体(造型),借此表达一种主题,传递一种感情和情趣,使人看后赏心悦目,获得精神上的美感和愉快。

插花,定义起来这么复杂,其实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只要你热爱生活,善于发现身边的美丽,都能插出一种快乐和情趣。

我插花多是就地取材,然后因材而用。

前些年我们住的地方离河边很近,三间青瓦房,虽然潮湿昏暗,但有个小院很阳光。院中有个花坛,栽种了冬青、月季、棕榈等植物。剪一枝棕榈叶,插入倒满清水的高花瓶,中间再配上一朵盛开的红月季,这就是“孔雀开屏”!虽然简单,但却有着南国的情调,置放在屋角的花架上,昏暗的陋室顿时充满了生机,心情也阳光般灿烂起来,做什么事都特有精神。

闲时去河边散步, 采摘一束盛开着的小野菊,拔一些毛茸茸的狗尾巴草,配些绿色的枝条,用低矮宽口的花盆,放块花泥,加些清水,修修剪剪,突出主题,错落有致地摆弄一番,一盆抒情达意,富有趣味的盆景就应运而生。在采摘、修剪、创意、插花的过程中,通过对花卉的定格,那种美丽和快乐便流进你的心里,你也会在这种美丽温润的意境中体验生命的真实与灿烂。

生活随时会赐与你

人的生活会面临许多困难,但如果你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生活随时会赐与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前些年,我住在小城的一个角落,由于客观原因,这角落还没有通上自来水,每天用水需要到附近的一个压井去提,洗衣则要到不远的河里洗。那时候刚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爱人在乡下工作,自己又上班又要照顾孩子,工作家务就够费劲了,每天还要为吃水付出大量的劳动,你能说不累?

压井,生活在都市的很多人一定不知何物。就是利用杠杆和压力的原理,把地下的水压出来的 一种工具。我们用的那口井并水位不好,压满一桶水要做四十至五十个的臂力动作, 然后一手一桶穿过二十米的院落才到自家的厨房。许多人说,你呀,都什么年代了,还干这种体力活,真是傻透了!可我并没有抱怨,既然你暂时还改变不了现实,你就要面对它,抱怨又有何用呢?你看我这一上一下下的压水运动,和在健身房练臂力有什么两样呢?别人花钱去健身,也是累得满头大汗,我把自家的活儿干了,又健身了,还不用花钱,岂不是一举三得?流点汗算什么,

钩花

因为一个小手术,医生不让乱走动,要躺着或坐着静养,这一段时间待在家里,可把我急坏了。平时忙碌惯了,猛然这样歇着什么都不能做,总觉得自己没了价值,而且让时间白白溜走真是太可惜了。

不乱走动,手总可以动吧。于是把以前给孩子们织毛衣剩下的五颜六色的毛线翻出来,找来搁置已久的钩针,习起了女红。

“女红”对于现代的女性来说已经是 个很古典的名词了,有的女孩子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女红”。其实,在细雨霏霏的夜晚,放一段轻柔的音乐,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穿针引线,钩花绣朵,任乐声徐徐地飘忽在房间的每个角落,喃喃低语,慵线懒针,不需要想什么,只要看着手中的针线,安静地听,细心地做,让那心脉间的悠悠秋千随着针线的飞舞,跟着音乐的指引渐渐地扬起,这也是一种最美的享受。特别是当你钩出的一花一朵得到别人的赏识,并向你索要,给别人也带来一份美丽时,那种成就感足以让你幸福半天。

每天除了做饭,打扫卫生和必要的休息,剩下的时间能钩出四、五个烟缸垫,花瓶垫或座垫。只要有人不嫌弃,能用上,我就送给他,在一针一线编织中,时间有了价值,生活也充实多了。

拿起针线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母亲,她无论是缝纫、绣花,还是编织、钩花样样都做得精细。母亲是湖南人,会一手好湘绣,小时候兄弟姐妹多,生活比较困难,母亲就做些绣品托人拿到市场换些零钱贴补家用。从早到晚,总看见母亲在飞针走线,身边的针线簸箩中有一缕缕五彩的丝



母亲的针线活精致,细作。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好象就没有闲过。忙完这个,忙那个,哪怕有一点时间,她也挤出来做针线。母亲做针线时常常伴她左右的是那个针线筐。筐箩是用柳条编成的,浅浅的,八角形状。里边有剪刀、针、顶针、线、画粉,还有一卷一卷的碎布头。针装在一个细长的小药瓶里,碎布按厚薄及颜色的深浅分别扎着。

母亲的针线活做得好。周围的人都说:她的手艺好。她的这个手艺,不但使我们能穿上合身的衣服,邻居们也 都受益匪浅,哪家扯了新布,都习惯来找母亲,让母亲帮着裁剪,帮着缝制,母亲再忙也从没拒绝过。

母亲做出来的衣服不仅合身,而且好看。好看,就是有美感,有艺术性,不过,那时的人不这样说,只说好看。

母亲说:好衣服要看人穿。人在找一件合适的衣服,衣服也在找那个合适的人,找到了,人满意,衣服也满意,人好看,衣服也好看。

母亲认为,一块布要变成一件合适的衣服,如同一个人要变成一个好人,都得下点工夫。无论做衣或做人,心里都要有个“样式”,才能做好。

母亲做衣服是那么细致耐心,从量到裁到缝,她好象都在体会布的心情,一块布要变成一件衣服,它的心情肯定也是激动充满着期待,或许还有几分胆怯和恐惧:要是变得不伦不类,甚至很丑陋,布的名誉和尊严就毁了,那时,布也许是很伤心的。

母亲每次缝衣,总是坐得端正,如果是白天就坐在光线敞亮的院子里, 在高高的天空下边做小小的衣服。如果是夜晚,母亲就安安静静地坐在灯下, 一下一下, 轻轻扬起的胳膊就象是在舞蹈。神情朴素、虔诚、安详,而且有几分庄严。

那些年, 父亲工资不高, 养活一家人十分吃紧,母亲凭着她的针线手艺,挤时间做些婴儿的猫

其实插花并不一定非要选用名贵的花材和高价的花器,一片并不起眼的绿叶,一支青藤,一个花蕾,路边的野花野草,常见的水果、蔬菜,都能插出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作品来。

现在住进了高楼, 身边没有了自家的花坛,河边也没有可以采摘的野菊和狗尾巴草了。路越修越宽,楼越盖越高,城市几乎没有了绿地,见不着花草,插花就地取材已经很难了。好在鲜花店随处可见,可以买回一些鲜花和陪衬的材料,进行“再创造”。

用鲜花插花,也是一种陶冶身心的造型艺术,她不仅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浪漫的气息,陶冶情操,丰富我们的生活,还给以观者以美的享受。

在花店随时可以购买到各种颜色的鲜花,插在装满水的瓶子里,可免去盆栽花需常年养护管理之劳。

鲜花只需瓶插水养,干净卫生,而且实用于室内布置,灵活方便。用鲜花插成的盆花,五彩缤纷,姿态优雅,不同花型代表不同的含义,还可以表达插花者的思考和情感。观赏价值高,观赏期也长,特别适用于室内装饰。

插花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伴侣。我用鲜花,或用人工绢花,都能摆弄出自己喜欢的小景致。家里的厨房、卧室、书房、卫生间全都有美丽的插花加以点缀,看到那些美丽的花儿,少了许多烦恼忧愁,多了许多生活的激情,这些插花的点缀,让我感到了家的温馨,使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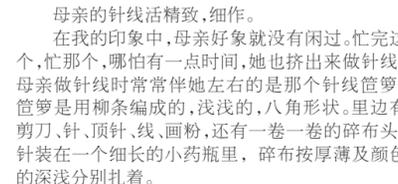
擦一擦就没了,用点力也不算什么,吃顿饭睡一觉,再来!这样一想,心理就平衡,渐渐那两桶水也就没了重量。

蓝天上的白云,绿树下的压井,多有档次的健身房啊!在这种状态下健身,效果一流!你看,就在人们说的女人该发福的年龄,我却保持了良好的身材、健康的肤色。

有人向我讨教健身的秘诀, 我会很自信的说:是劳动及平和的心态给了我健康的体魄,是艰辛忙碌的生活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

还有人说,你这是弱者的表现,是典型的新版阿Q,是没有享福的命。我说:不!一个人幸福不幸福,不在别人的感觉,而在于自己的体验,你觉得你幸福,你就是幸福的。一个人要获得生活的幸福感,最主要的途径是自我心理的调节。也就是说,自我确定你所做的,所付出的都是你所愿意的,那么你随时都会感到快乐和幸福,你的每一次劳动,每一次付出都会给你带来一种幸福感;你的每一天平凡日子,也便会变得满足、充实。

这就是生活,你只有善待它,它才会随时赐与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母亲的针线活精致,细作。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好象就没有闲过。忙完这个,忙那个,哪怕有一点时间,她也挤出做针线。母亲做针线时常常伴她左右的是那个针线筐。筐箩是用柳条编成的,浅浅的,八角形状。里边有剪刀、针、顶针、线、画粉,还有一卷一卷的碎布头。针装在一个细长的小药瓶里,碎布按厚薄及颜色的深浅分别扎着。

母亲的针线活做得好。周围的人都说:她的手艺好。她的这个手艺,不但使我们能穿上合身的衣服,邻居们也 都受益匪浅,哪家扯了新布,都习惯来找母亲,让母亲帮着裁剪,帮着缝制,母亲再忙也从没拒绝过。

母亲做出来的衣服不仅合身,而且好看。好看,就是有美感,有艺术性,不过,那时的人不这样说,只说好看。

母亲说:好衣服要看人穿。人在找一件合适的衣服,衣服也在找那个合适的人,找到了,人满意,衣服也满意,人好看,衣服也好看。

母亲认为,一块布要变成一件合适的衣服,如同一个人要变成一个好人,都得下点工夫。无论做衣或做人,心里都要有个“样式”,才能做好。

母亲做衣服是那么细致耐心,从量到裁到缝,她好象都在体会布的心情,一块布要变成一件衣服,它的心情肯定也是激动充满着期待,或许还有几分胆怯和恐惧:要是变得不伦不类,甚至很丑陋,布的名誉和尊严就毁了,那时,布也许是很伤心的。

母亲每次缝衣,总是坐得端正,如果是白天就坐在光线敞亮的院子里, 在高高的天空下边做小小的衣服。如果是夜晚,母亲就安安静静地坐在灯下, 一下一下, 轻轻扬起的胳膊就象是在舞蹈。神情朴素、虔诚、安详,而且有几分庄严。

那些年, 父亲工资不高, 养活一家人十分吃紧,母亲凭着她的针线手艺,挤时间做些婴儿的猫

女人如荷

一
小城的西郊有一条通往乡村的小路,路边有一荷池,池塘不大,但荷却长得很好。每到夏天,满塘的荷花此起彼伏开得轰轰烈烈,那荷叶竞相展开,青绿苍翠,亭亭而起,很有朝气。

有时我会在凉风习习的傍晚,踏着夕阳,踩着晚霞,来到池边静静地坐在那儿看荷。

这是一片落在荷叶上的荷花瓣,娇嫩的粉红尚未褪去,蓬勃的气息依稀可见,翠绿的荷叶托起她轻柔的身体,晶莹的水珠静静地躺在她的周围,自然,安静。我赶紧掏出手机将这美丽定格。“当花瓣离开花朵, 暗香, 残留……”

二
是的,是的,暗香,残留。可是,残留的暗香能持续多久呢?落下的花瓣又能鲜活几时呢?

手机拍下的是事物在某个时刻的定格。她可以把一种事物最美的时候摄取保存,留住记忆,却挽留不住美丽的逝去。

离开花朵的荷花瓣,在你摆动快门的一瞬间便是美丽的,不多时便会枯萎。

世上有永恒不变的美吗?花开很美,但过了季节就会残败凋零;烟花灿烂,但那美丽只是绽放的一刹那……

追求是一种美,当追求的目标实现了,美丽就消失了,思念是一种美,当思念变成了零距离,美丽就迷茫了;爱情是一种美,当爱情与世俗碰撞时,美丽就扭曲了……

一切物质的美丽都难以永恒。精神的美丽放在心中,可以与生命共存亡。

三
仔细观荷,我有一个发现,在簇拥的荷叶间,那些伸出水面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才肯打开的叶子,能多吸收阳光和

自从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我的生活便累并快乐着。那生活丰满充实,多姿多彩,整个人也象铆足了劲的机器,不停地投入产出,活得真是累中有乐,苦中有甜,有滋有味!

刚怀孕时,我想都没想过会是双胞胎,因为我 and 丈夫双方家庭都没有双胞胎的先例。所以早准备好的婴儿服装及用品都只有一套,去医院检查时才知道我竟然孕育了两个鲜活的生命!这消息让我们一家人又惊喜。

小时候两个小家伙特爱闹,清脆悦耳的哭声常常响彻整个小院。

每天夜晚,我先把她们哄睡,刚想入睡,左边的老大哭了,喂饱她,刚合眼,右边的老二又哭了,再抱起喂饱,刚想打个盹,响亮的哭声又在左边响起,哦,尿布湿了,换好。呵,这会儿你就别想睡了,右边的哭声马上会上接踵而至。

这对女儿哟,把我的睡眠控制在最低限度,让她们胖胖妈从此以后苗条起来,真没想到女儿们给了我意想不到的减肥效果!

人们都说,有女儿真好,好打扮。那倒是真千真万确!何况我有一双女儿呢!姐妹俩长到五、六岁时,扎着两个羊角辫,系上相同的蝴蝶结,穿着一模一样的衣裙,一蹦一跳地走在路上,那回头率简直百分之百!

这时的我,望着她们欢快的身影,一切艰难困苦都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惬意和满足!

那时候,我们的工资不高,女儿们穿的衣服大都是我自己做,毛衣也是自己织,有时候把大人不穿的旧衣服拆拆,修剪,设计出新颖别致的样式,搭配色彩鲜艳的布料,缋上色调和谐的花边,再绣上活泼创意的图案,那一缕二无三的服装便闪亮在街头, 望着自己亲手缝制的衣服靓丽在女儿们身上,一份成就感油然而生,心里美滋滋的,以至于忘了自己熬了多少个夜晚。真感谢她们让我的潜能得以挖掘,特长得以发挥,能力得以展现,

母亲的针线活

头鞋、小花帽让邻居拿到街市上卖来的钱贴补家用。一家七口人的鞋和衣服也都出自母亲之手。棉衣、单衣,春夏秋冬,从头到脚,都贯穿着、渗透着母亲的一针一线。

记得有一年, 我们这儿的农资公司进了一批日本产的化肥“尿素”,装化肥的袋子是一种尼龙布,母亲托人买回几个化肥袋,拆拆、洗洗、买些染料,分别染成黑色或咖啡色,为我们兄妹一人做了条新裤子,精密的针线,合体的裁剪,我们穿上去甬提有多神气了!那一年的春节,我们特别开心,因为我们有了用“进口”布料做成的新衣服!尼龙布的,结实耐穿!我们兄妹总算时髦了一回。

小时候我们兄妹五人很少有新衣服穿,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可能有一两个穿上新衣。旧衣服、补丁衣服是我们的日常服装。大的穿过的旧衣,经母亲一拆,一翻,一裁,一缝,小的接着穿。就是我们的旧衣服在周围的孩子中间也是最合身的,样式也是最时兴的,那一块块的补丁,经过母亲精心搭配,其颜色和形状就成了衣服上一个点缀,补丁衣服也成了一件好看的艺术品,我们就是装裱艺术品的架子,甬提多幸福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些打满补丁的岁月里,母亲用她朴素的美学,依着她心目中的“样式”缝补着生活。

除了做大件衣服,母亲的湘绣也是很棒的。父亲常用的一对绣着并蒂莲花的枕套,就是母亲的杰作,四周青青的荷叶,中间两朵粉红色的荷花静静地挺立着,彼此依偎,相互照应。枕在这样静美的荷叶上,那梦也该是粉色的,安静的吧?

湖南老家有个漂亮的表妹,十几岁的时候,便憧憬着大山之外的风景。那时的她, 山在眼中不绿,水在眼中不蓝,就连林中的鸟鸣,她听见了也烦躁地捻起石头就砸!她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她向往大山那边的世界,她不止一次地极尽所有的赞美,描绘大山外的风景。

她终于走了,她嫁到了大山之外的城市,嫁到了她企盼已久的风景里。很多年后,她回来了。已是中年的她在她逃去的大山里遇到了很多陌生的、兴致勃勃的旅人。她问,你们在看什么?游人回答:我们在看风景啊!她吃了一惊:这是我终于摆脱了的穷山恶水,哪里有什么风景?她努力地用当年顾盼山外世界的那双眼睛和旅人们一起去看他们津津乐道的风景。但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山在她的眼中还是不绿,水在她的眼中还是不蓝,林中的鸟鸣依然像城市的大街那般嘈杂。她始终也没有发现旅人连连赞叹的“鸟啾枫林,舟横浅渚,柴扉闲犬,暮霭炊烟”的“大俗大雅”。

那年回老家正遇上这位妹妹, 表妹换上了在家时的布衣,我们徜徉在乡家的山路上,相互倾诉着二十七年的相思之苦, 这时一群兴趣盎然的游人端起了相机“咔嚓、咔嚓”对准漂亮的表妹一阵猛拍,表妹说了一句有生以来最精彩的话:“呵呵!我自己也成了大山中的一道风景了!”

听了这话,我把表妹二十多年的顾虑讲给了这群人中的一位老者听——我看出他是位儒雅饱学的尊者。

老者听完我说的话,哈哈畅笑了一阵问表妹:“当你一个人行走在沙漠时,你能看到绿树、看到风景吗?”

表妹愣了半天,说:“我看不见。沙漠里哪有树、哪有风景呀?”

老者又说:“哈哈,怎么会没有呢?有!你自己不就是一棵树,一道风景吗?人间处处皆风景啊!最美的风景不在眼睛里……”

老者和旅人们走了。表妹呆在了那里,冥想了半天,终于大彻大悟了,她对我说:

“年轻时,我向往山外的风景。终于走出了大山,我又觉得城市的喧嚣烦躁得让人发狂!返回家里寻找那份清静,却发现山水依旧,变化的只是寻找风景的人那沧桑疲惫的面容。我苦苦追寻了二十多年的风景,原来就躲在家门口的怀抱里啊!可是, 我以前为什么不知道呢?”

是啊!她以前为什么不知道呢?等我真悟透那位老者的话,已经又是过了好多年的今天了!——最美丽的风景的确不在我们的眼睛里, 她应该充盈在我们的心里——总在生命旅程中铺排花事的人的心里!

两朵姐妹花

让我的生活充满了挑战和快乐。

都说双胞胎有心灵感应,不约而同想在一起,不谋而合做一件事情,这个感冒了那个也跟着发烧。的确是这样。

记得她们出生那年的春节,刚吃过年夜饭,就发觉老大头很热,赶紧从婆婆那儿把她们带回去, 下半夜,老二也烧得厉害,姐妹俩满身满脸出现了红红的疹子,高烧一直不退,不吃不喝,哭声也很微弱,原来姐妹俩同时出“水花”。这水花出的,整整折腾了七天七夜!这七天七夜,她们都不笑了也不哭了,我整日整夜,心急如焚地守护在她们身边,整个小屋,整个小院都充满了忧虑。那个春节一家人都快乐不起来。现在想起这些我还有一种钻心的痛。

姐妹俩因为长得特别相像, 被人认错是常有的事,就连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一次放学回家,妹妹噘着嘴一脸不高兴,问她怎么了? 她的眼泪涮一下流了下来:“明明是姐姐上课说话,老师却批评我,太冤枉了!”

还有一次,我把妹妹错当成姐姐,对她说:“你把房间收拾得这么干净,比妹妹好多了,姐姐还真象个姐姐样呢!”哈哈, 妈妈背地里说我坏话,看看我是谁?我就是妹妹,我哪点不如姐姐了?”

呵呵,你看我这妈当得!

姐妹俩自出生以来就形影相随,寸步不离。有时这个出去一会儿,那个就要满世界地找。在学校,谁要是无缘无故欺负这一个,那一个马上会来与其拧成一股绳,共同对付,团结的力量使不少想惹她们的孩子们都远远避开。

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这样的美梦,她总是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苦难,忍耐着生活的艰辛,只知道埋头付出,从没想过自己,也从没对生活抱怨过。把她她所有的爱一针一线地缝进每一件衣服,紧贴着我们的身体,温暖着父亲和我们兄妹的身心。

稍大一点,我也学着母亲做些针线,母亲总是在一边教我怎样把针脚走直走匀,她说:飞针走线也象走路,该直的时候一定要直,遇到坑洼洼注注也要一步不多地走过去,不能长一针短一针的。我细心体会母亲的理念,耐心临摹母亲的纹路。

那一年母亲病得很重,病魔折磨着心灵手巧的母亲,坐起来都很困难。十六岁的我,见周围的女孩子都穿了“小衣服”,望着日渐发育成熟的自己,我在母亲的针线筐里翻出一尺多细白布,用了两个夜晚,偷偷地为自己做了两件“小衣服”,针线虽不及母亲匀称细密,但也很合体地起到了束胸的效果。

这以后,我把母亲的针线活接了下来,母亲去世后,她的针线筐开始与我相伴。

我学着母亲,为姐妹们做衣服;学着母亲,把图案临摹在布上,一针一线地绣着。绣着自己的心情,缝着自己的爱意。

以后有了缝纫机,许多针线活都用它替代了。但是直到现在我还喜欢静静地坐在窗前做些针线活,沉入母亲的那种心境,进入母亲那种境界。或许是孤寂的,在孤寂中沉淀出一种仁慈、安详和宁静。

最美的风景在心里

湖南老家有个漂亮的表妹,十几岁的时候,便憧憬着大山之外的风景。那时的她, 山在眼中不绿,水在眼中不蓝,就连林中的鸟鸣,她听见了也烦躁地捻起石头就砸!她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她向往大山那边的世界,她不止一次地极尽所有的赞美,描绘大山外的风景。

她终于走了,她嫁到了大山之外的城市,嫁到了她企盼已久的风景里。

很多年后,她回来了。已是中年的她在她逃去的大山里遇到了很多陌生的、兴致勃勃的旅人。她问,你们在看什么?游人回答:我们在看风景啊!她吃了一惊:这是我终于摆脱了的穷山恶水,哪里有什么风景?她努力地用当年顾盼山外世界的那双眼睛和旅人们一起去看他们津津乐道的风景。但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山在她的眼中还是不绿,水在她的眼中还是不蓝,林中的鸟鸣依然像城市的大街那般嘈杂。她始终也没有发现旅人连连赞叹的“鸟啾枫林,舟横浅渚,柴扉闲犬,暮霭炊烟”的“大俗大雅”。

那年回老家正遇上这位妹妹, 表妹换上了在家时的布衣,我们徜徉在乡家的山路上,相互倾诉着二十七年的相思之苦, 这时一群兴趣盎然的游人端起了相机“咔嚓、咔嚓”对准漂亮的表妹一阵猛拍,表妹说了一句有生以来最精彩的话:“呵呵!我自己也成了大山中的一道风景了!”

听了这话,我把表妹二十多年的顾虑讲给了这群人中的一位老者听——我看出他是位儒雅饱学的尊者。

老者听完我说的话,哈哈畅笑了一阵问表妹:“当你一个人行走在沙漠时,你能看到绿树、看到风景吗?”

表妹愣了半天,说:“我看不见。沙漠里哪有树、哪有风景呀?”

老者又说:“哈哈,怎么会没有呢?有!你自己不就是一棵树,一道风景吗?人间处处皆风景啊!最美的风景不在眼睛里……”

老者和旅人们走了。表妹呆在了那里,冥想了半天,终于大彻大悟了,她对我说:

“年轻时,我向往山外的风景。终于走出了大山,我又觉得城市的喧嚣烦躁得让人发狂!返回家里寻找那份清静,却发现山水依旧,变化的只是寻找风景的人那沧桑疲惫的面容。我苦苦追寻了二十多年的风景,原来就躲在家门口的怀抱里啊!可是, 我以前为什么不知道呢?”

是啊!她以前为什么不知道呢?等我真悟透那位老者的话,已经又是过了好多年的今天了!——最美丽的风景的确不在我们的眼睛里, 她应该充盈在我们的心里——总在生命旅程中铺排花事的人的心里!



有一次, 俩姐妹一本正经地与我谈事, 妹妹说:“妈妈,我和姐姐永远不分开,就是长大了我们也要生活在一起”, 姐姐马上应和:“是啊妈妈,你得答应我们,长大了别让我们结婚,我和妹妹永远都要在一块儿!”

望着不满十岁的两个女儿,我笑弯了腰。

高考那年俩女儿同时考上了一所大学的舞蹈编导专业,同寝室,上下铺。

如今姐妹俩在莫斯科读研,还是同学校、同专业、同寝室,上下铺。

出国一年多姐妹俩经常代表中国留学生参加当地的各种演出,在国外的舞台上展示中国舞蹈,并多次获奖。2010年12月4日,在由白俄罗斯利卡舞蹈协会主办,白俄罗斯国家技术大学承办,白俄罗斯知名官方网站赞助的白俄罗斯东方舞蹈大赛上,姐妹俩的双人舞获得了第一名。姐妹二人各自的单人舞蹈《茉莉花》和《江枫渔火》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五名。2011年1月28日,她们参加了由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和白俄罗斯时装周中心共同举办的2011春节中国民族服饰表演晚会。晚会共有11个节目, 姐妹俩参与了两个舞蹈节目, 此次晚会,外交部新闻网、凤凰卫视及国内的各大知名网站均有报道。

姐妹俩取得的成绩让我感到十分欣慰和幸福。是她们给了我忙而乐、累而喜、苦而欢的多姿多彩的生活,给了我热爱生活的动力,是她们让我悟出了生命的可贵和人生的真谛。

因此,我想说:我爱她们,我爱这多姿多彩的生活。